

儒

藏

精華編二九冊
經部詩類

儒藏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九冊

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

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

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
(按年齡排序)

本冊主編 董治安 鄭傑文 王承略

《儒藏》精華編凡例

一、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。《儒藏》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、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。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。

二、《儒藏》精華編為《儒藏》的一部分，選收《儒藏》中的精要書籍。

三、《儒藏》精華編所收書籍，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。傳世文獻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，大類、小類基本參照《中國叢書綜錄》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於個別處略作調整。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，僅存目錄，並注明互見。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，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。韓國、日本、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，編為海外文獻部類。

四、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，一仍底本原貌，不選編，不改編，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。

五、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。以對校為主，確定內容充足、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，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。出校堅持少而精，以校正誤為主，酌校異同。校記力求規範、精煉。

六、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，結合古籍標點通例，進行規範化標點。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（《》）外，其他一律省略。

七、對較長的篇章，根據文字內容，適當劃分段落。正文原已分段者，不作改動。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。

八、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《校點說明》，簡要介紹作者生平、該書成書背景、主要內容及影響，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、校本（舉全稱後括注簡稱）及其他有關情況。重複出現的作者，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。

九、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，小注一律排為單行。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九冊

經部 詩類

詩廣傳〔清〕王夫之	1
毛詩稽古編〔清〕陳啟源	177
毛詩說〔清〕莊存與	887

詩
廣
傳

〔清〕

王夫之

撰

莊大鈞
王震

校點

目 録

校點說明 一

卷一

周南 一

召南 八

邶風 一五

鄘風 二五

衛風 三〇

王風 三三

鄭風 三七

卷二

齊風 四三

魏風 四六

唐風 五〇

秦風 五五

陳風 五九

檜風 六〇

曹風 六二

豳風 六四

卷三

小雅 七〇

卷四

大雅 一〇八

卷五

周頌 一四三

魯頌 一六二

商頌 一六五

校點說明

王夫之（一六一九—一六九二），明末清初思想家、學者、文學家，字而農，號薑齋，湖南衡陽人，明崇禎年間進士，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，後人稱其為「船山先生」。事迹見王夫之八世從孫王之春所撰《船山公年譜》前後編。

《詩廣傳》是王夫之引申和發揮《詩經》的雜感性文字，凡五卷二百三十七篇，第一、二卷論《南》和十三《國風》，第三卷論《小雅》，第四卷論《大雅》，第五卷論《周頌》、《魯頌》和《商頌》。據王孝魚先生推測，此書寫作時間約在康熙七年（一六六八）之後。

《詩廣傳》在王夫之生前并未刊行，後與王氏其他著作合刻行於世。今可見者有：

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（一八四〇—一八四二），王夫之七世從孫王世全在長沙刊行的守遺經書屋刻本「船山遺書」本；

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，曾國藩、曾國荃兄弟在江寧匯刊包含《詩廣傳》在內的「船山遺書」五十八種，是為金陵刻本，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又在湖南船山書院補刻六種，與同治金陵刻本統稱「曾刻本」；

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二年（一九三〇—一九三三），上海太平洋書店依曾刻本體例，補入新發現的王夫之手稿六種，鉛字排印「船山遺書」本，通稱「太平洋本」；

此外，乾嘉年間，衡陽劉介之曾手鈔王夫之著述數十萬字，其中包括《詩廣傳》，現藏湖南省圖書館；

又乾隆年間，王夫之五世從孫王嘉怡、王嘉愷鈔錄王夫之著述十一種，內含嘉愷所鈔《詩廣傳》，是為王嘉愷鈔本，現藏湖南省博物館。王嘉愷，或

謂王夫之玄孫，但不見於《船山公年譜後編》所列王氏玄孫三十九人之中。鈔本不避清帝諱，而書「綿」字作「縞」，查《年譜》所列王氏曾孫十九人名「諱皆作「永某」，且「某」字皆從糸，疑「縞」字是嘉愷父諱，但王氏曾孫十九人中亦無「永綿」，蓋永綿、嘉愷當為王夫之四世、五世從孫，而非曾孫、玄孫。鈔本高二十四點七釐米，寬十四點四釐米，每頁九行，每行二十六字，凡五卷，各卷首頁題「明王夫之謨嘉愷錄」八字，卷末題「詩廣傳卷×終」六字，無印識，無目錄，無序跋。

《詩廣傳》整理本，有一九六四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王孝魚先生點校本，以曾刻本為底本，參照周調陽先生據嘉愷鈔本、劉氏鈔本校曾刻本所出校勘記重新校點；一九八二年，湖南岳麓書社在舊出「船山遺書」基礎上，重新精校編印《船山全書》，《詩廣傳》收入其中。

諸本中，王世全守遺經書屋刻本因任意刪節纂改原著而為人詬病；太平洋本校勘不精，錯字

較多；惟曾刻本以當時衡陽劉審吾家藏劉介之所鈔遺稿為底本，並參校諸本，力求矯正王刻本的弊病，比較忠實於原著，因而此本非但優於劉氏鈔本，更在王刻本之上。王嘉愷據王氏家藏鈔錄船山遺稿，與劉氏所鈔當屬同一系統，但嘉愷鈔本質量較高，更接近稿本。此次整理，即以湖南省博物館藏王嘉愷鈔本為底本，以曾刻本（簡稱曾本）為校本，對上述兩種整理本多有參照。

鈔本多有異體、俗體字形，今已改正。王夫之原避明諱，「由」字作「繇」，曾本皆仍其舊，鈔本則「繇」、「由」互見，今皆從鈔本。湖南省博物館為本次校點工作提供了王嘉愷鈔本複印件，特致謝忱。

校點者

莊大鈞
王震

詩廣傳卷一

明王夫之撰 嘉愷錄

周 南

夏尚忠，忠以用性；殷尚質，質以用才；周尚文，文以用情。質、文者，忠之用；情、才者，性之撰也。夫無忠而起文，猶夫無文而以將忠，聖人之所不用也。是故文者白也，聖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。匿天下之情，則將勸天下以匿情矣。忠有實，情有止，文有函，然而非其匿之謂也。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」，不匿其哀也。「琴瑟友之」，「鐘鼓樂之」，不匿其樂也。

非其情之不止而文之不函也。匿其哀，哀隱而結；匿其樂，樂幽而耽。耽樂結哀，勢不能久，而必於旁流。旁流之哀，瀏慄慘澹以終乎怨；^①怨之必恤；^②以旁流於樂，遷心移性而不自知。周衰道弛，人無白情，而其詩曰「豈不爾思，畏子不奔」，上下相匿以不白之情，而人莫自白也。「夫人自有兮美子，蓀何以兮愁苦」，愁苦者，傷之謂也。淫者，傷之報也。傷而報，舍其自有之美子，而謂他人父，謂他人昆。傷而不報，取其自有之美子，而視爲愁苦之淵藪，而佛老進矣。性無不通，情無不順，文無不章。白情以其文，而質之鬼神，告之賓客，詔之鄉人，無吝無慙，而節文固已

① 「瀏」，曾本作「瀏」。
② 「必」，曾本作「不」。

具矣。故曰：《關雎》者，王化之基。聖人之爲天下基，未有不以忠基者也。

聖人有獨至，不言而化成天下，聖人之獨至也。聖人之於天下，視如其家，家未有可以言言者也。化成家者，家如其身，身未有待於言言者也。督日以明，視眩而得不明。督耳以聰，聽熒而得不聰。善聰明者，養其耳目，魂充魄定，居然而受成於心，有養而無督矣。督子以孝，不如其安子；督弟以友，不如其裕弟；督婦以順，不如其綏婦。魄定魂通，而神順於性，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，君子所爲以天道養人也。若夫既養而猶弗若也，聖人之於天道命也，道且弗如天何也。雖然，則必不爲諄子傲弟煽妻之尤，^①而抑可抑其銳以徐繫之，^②君子猶不謂命也。人而令與，未有不以名高者矣。人而不令與，未有不

以實望者矣。若夫言者，相窮於名而亡實者也。故《易》曰「咸其輔頰舌」，感之末矣。榮之以名以暢其魂，惠之以實以厚其魄，而後夫人自愛之心起。德教者，行乎自愛者也。親之而人不容疏，尊之而人不容慢。《關雎》之道，俾不自弛其后妃之尊而親於君子，而奚求而不成，輾轉反側而望之，琴瑟鐘鼓而榮之？環宮中之尊卑少長，得主而如一身，文王復奚以言哉？匪太姒能勿繫乎悃人。不然，異乎身以視家，訟言以督，不順則委之若命，是心與耳目構，而天下之至蹟、交格而未已，^③其不相及也久矣。故曰：《關雎》者，風化也。

道生於餘心，心生於餘力，力生於餘

① 「諄」，曾本作「很」。

② 「繫」，曾本作「警」，下「繫」字同。

③ 「格」，曾本作「格」。

情。故於道而求有餘，不如其有餘情也。古之知道者，涵天下而餘於己，乃以樂天下而不匱於道，奚事一束其心力，畫於所事之中，敝敝以昕夕哉？畫焉則無餘情矣。無餘者，憊滯之情也。憊滯之情，生夫愁苦；愁苦之情，生夫勦倦；勦倦者，不自理者也，生夫蕩佚；^①乍蕩佚而甘之，生夫傲侈。力趨以供傲侈之爲，心注之，力營之，弗恤道矣。故安而行焉之謂聖，非必聖也，天下未有不安而能行者也。安於所事之中，則餘於所事之外。餘於所事之外，則益安於所事之中。見其有餘，知其能安。人不必有聖人之才，而有聖人之情。憊滯以無餘者，莫之能得焉耳。《葛覃》勞事也。黃鳥之飛鳴集止，初終寓目而不遺，俯仰以樂天物，無憊滯焉，則刈獲絺綌之勞，亦天物也，無殊乎黃鳥之寓目

也。以絺以綌而有餘力，「害澣害否」而有餘心，「歸寧父母」而有餘道。故詩者，所以盪滌憊滯而安天下於有餘者也。「正牆面而立」者，其無餘之謂乎！

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，至矣。不忘其所忘，慎之密也。忘其所不忘，心之廣也。「采采卷耳」，「嗟我懷人」，則「不盈傾筐」矣，然且「寘之周行」焉，故曰慎也。「采采卷耳」，則「嗟我懷人」矣，登山酌酒，示「不永懷」焉，故曰廣也。且夫忘而寘，寘而必得其所，慎也，非慎之乎方寘之頃也。方寘之頃，則既忘之而不容自持矣。其度有恒，^②其經緯之也有素，是以可慎焉。非所慎而無不慎，故曰密也。密則可

① 「蕩」，曾本作「惕」，下「蕩」字同。

② 「有恒」，曾本作「本慎」。

以與於醜酢之繁矣。忘其所不忘，非果忘也。示以不永懷，知其永懷矣。示以不永傷，知其永傷矣。情已盈，而姑戢之以不損其度，故廣之云者，非中枵而旁大之謂也，不舍此而通彼之謂也，方遽而能以暇之謂也，故曰廣也。廣則可以裕於死生之際矣。《葛屨》徧心於野，裳衣顛倒於廷，意役於事，目熒足縮，有萬當前而不恤，政煩民菀，情沈性浮，其視此也，猶西崦之遽景，視方升之旭日，駭戾之情，移乎風化，殆乎無中夏之氣而世變隨之矣。^①

《樛木》，報上之情也。葛藟不得而縈，福履不爲之祝矣。然則樛者以收責，而縈者固無適情與？夫高明者，易簡之積也。高而不易，崑崙者與？明而不簡，察察者與？遽欲胥天下於大同，不情其情，而愴忘之於報施，泮散者與？崑崙者

絕人，察察者自絕，泮散者欲同而得異。故聖人不絕報施之情，維天下於弗弛也。嫡女姪娣之親，^②后妃之尊，胡求弗得，而不諱用其相報之私，斯不亦易而可親，簡而可知已乎！始之以悻悻之心，永之以休休之色，下曰我以為報也，上不嫌奄有之，曰以報我也。受者安，報者不倦，咸、恒之理得，上下之情交，高明者亦何求而不獲耶？是故甚危夫崑崙，而甚惡夫察察也。察察者曰：「借我無以樛之，彼終不我縈之，今之勸我福者，惡在其不幸我禍也？人無適好，而奚此貿貿爲？勿寧崑崙而蘄絕於恩怨之外，莫如老死不相往來，無或同而亦莫之或異，庶有瘥與！」洵

^① 「而世變隨之」，曾本無此五字。

^② 「嫡女姪娣」，曾本作「娣姑」。

然，則亦殆乎汀禽原獸之相遇矣。子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。」免於禽獸之羣爲已足矣。報施者，人道之常也，奚爲其不可哉？

上有勤心，下無勤力。下奚以能無勤力也？授之以式，則爲之有度矣；授之以時，則爲之有序矣；授之以資，則爲之而無餘憂矣。故王者制民產而天下之力不勤，不勤則力以息而長，力長而不匱，乃相勸以勤而漸勤以心。旌天下之心而勤之，行之所以興也。《芣苢》之詩，力之息也。「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」，「自旦至於日中昃，不遑暇食」，田家婦子，乃行歌拾草，一若忘其所有事而弗愛其日。故窳國無暇民，窳民無暇日，無與爲之息焉耳。井田廢，阡陌開，民乃有無度之獲。月令廢，啟閉亂，民乃有無序之程。兼井興，耕者穫，

十而斂五，民乃心移於憂而不善其事。獲之無度，則貪者競；程之無序，則惰者益偷，心移於憂而所事不善，則憔悴相仍，終歲勤苦而事愈棘，民不可用矣。終歲勤苦者，未有可用者也。夫民之愛其力也，甚於上之愛其心。是以時未至於暵風和日，^①美草佳蔭之下，不給於斯須之歡，其愈於死也無幾。故曰「救死而恐不贍」，非但其飢寒之謂也。

靜而專，坤之德也，陰禮也。陰禮成而天下之物以成。故曰：「《芣苢》，后妃之美也。」是故成天下之物者，莫如專靜以處動，不喪其動，則物莫之有遺矣。芣苢，微物也。采之，細事也。采而察其有，掇其

① 「是以」，原作「事已」，據曾本改。「暵」，原作「𤇗」，據曾本改。

莖，捋其實，然後結之。結之餘，然後禰之。目無旁營，心無遽獲，專之至也。夫苟浮情以往，幾倖以求，盈目皆是，而觸手旋非，取物已勤，而服躬不審，則違掇捋之緒，亂結禰之容，道旁小草且覲面而非吾所據，又況其大焉者乎？故君子觀於《芣苢》而知德焉。專者，靜之能也。靜之能，物之幹也。斯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雖然，有辨。於一事而專之，歷事事而專之，無弗專也。舍衆事而專一事，則事之廢者多矣。專以廢事，《坤》之四所以爲「括囊」與！雖「无咎」，不可得而譽焉。專於一事，則且專於無事。老氏以之曰：「專氣致柔，如嬰兒乎？」^①芣苢當前而莫之采，道喪於已矣，奚貴焉？

「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息」，志亢也。「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」，知擇也。「之子于歸，

言秣其馬」，致飾也。飾於己而後能擇於物，擇於物而後亢无有悔也。弗飾於己以擇於物，物亂之矣。弗擇於物以亢其志，亢而趨人於衰，不如其弗亢矣。秉喬木之志，擇乎錯薪而匪楚弗刈，然且盛其車馬以弗自媿焉，漢之游女，豈一旦而獵堅貞之譽哉？陶弘景之誕而僂也，种放之富而訟也，弗自飾也。幸而未有錯薪之芄芄焉，不然吾不知其所刈矣。余闕之死，不知命也。王逢之不仕也，不知義也。弗擇其族而與之爲伉儷，死不如其偷生，隱不如其尸祿矣。羸豕之孚，泥淖焉耳矣。《易》曰：「視履考祥，其旋元吉。」考於旋而後信其祥，一旦而獵堅貞之譽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天之所不可知，人與知之，妄也。天

① 「如」，曾本作「能」，與今《老子》通行本同。